



山家野笋香

孙元发
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武清乡下的孩子们接触不到竹笋。1981年,我在武清泗村店中学上初中。语文课上,老师讲到“胸有成竹”的成语时,让一位王姓同学站起来做成语解释。王同学结结巴巴支吾半天,忽然说:“胸有成竹就是肚子里有吃下的竹子。”

同学们哄堂大笑,语文老师讥讽他:“你肚子里能吃下竹子吗?给我们示范一下?”同学们一笑而过,王同学羞愧难当,竟然转学走了,转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城关中学。后来才知道,王同学说肚子里有吃下的竹子也不算错,南方人吃的竹笋不就是竹子吗?只不过那时候的武清农村,吃过竹笋、知道竹笋的人比大熊猫都少,老师也不例外。

因为没吃过竹笋而闹出笑话的,不只是故乡的王同学。晋代陆云《笑林》中有一则故事《北人煮筭》:汉中有个人到吴地去,吴人烧了一锅竹笋招待他,他吃了感觉味道真好,便问这位吴人:“这是什么东西?”吴人回答说:“这是竹子。”此人回到汉中家里后,还想吃笋,便将自家床上的竹席拆下来煮,煮了很长时间都不烂。于是,他就对妻子说:“吴人太会忽悠,竟然这样来欺骗我。”

据说美食家符中士先生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饮食时,经常碰到一件难事:翻译们译不出“竹笋”这个词,只好勉

那天我收拾书柜,发现留存的一些手写文献资料摘录卡片。这让我忆起往昔摘录文献资料的研究时光。

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学术研究人员往往都离不开手写文献摘录卡片。这种卡片的材质通常是7.6厘米×12.7厘米或10.16厘米×15.24厘米的硬卡纸。它的正面记录摘抄文献的相关信息,主要包括著(译)者、题目;书名或杂志名及期号、页码;摘录内容。它的背面是接续摘录的内容以及个人对摘抄文献的批注等。抄写好的文献摘录卡片,还要按研究专题,分类存入带标签的硬纸盒或抽屉,成为个人专属的“学术研究数据库”。随着研究的深入,研究人员可在文献摘录卡片空白处补记新观点或对旧观点的修正,有些文献摘录卡片会因主题调整被重新分类。

文献摘录卡片不仅是技术受限时代选择的必要研究工具,更是深度学术思维的载体。它所形成的“精读一手写摘要一批注一思考留痕”的研究模式,影响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研究。时至今日,少数研究者仍保留着“重要文献手写摘录卡片”的传统。

冬天里总该下一场雪吧。小雪固然有情调,细细碎碎,像小女子虚掩口鼻伏于耳畔窃窃私语,也算可爱。但总不似大雪来得酣畅淋漓,如粗犷汉子喝酒,不醉怎肯罢休?

冬天如果没有雪,肯定会让有些人有些难掩的遗憾,似邻家的小姐姐,忽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笑容。万物萧条之际,应该只有大如席的雪花能说明:冬天真的如约而至!

盼望下雪,是孩时毫不掩饰的天真和乐趣。一觉醒来推窗远眺,哇,好个冰清玉洁的世界。外衣也顾不得穿,欢蹦乱跳出去——这是发自内心的惊喜和雀跃。而成年人却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不以为然,或许因为他们已历经生活折磨渐已麻木的缘故吧。其实,如今的自己已经知道,大人的心中也会住着一个贪玩的孩子,只是现实“不允许”大人再展天真的笑,说幼

稚的话。

我也一样。心里藏着沉甸甸的期盼,在冬天盼望一场梦幻般的雪,在天地间造一个无边无际的雪白童话世界——这才不枉在冬季走一遭,不辜负凛冽刺骨的北风,还有对和煦春风遥远的思念。

盼 雪

亦 农

“黑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,地上露出个大窟窿。”还是偏爱小时候一夜间的大雪满地,像盖了层厚厚羽绒被。树上、屋顶、麦秸垛、平板车、牛车、辘轳、红薯窖盖儿……不能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功与威力。村里两口吃水井只剩下一黢黑的洞口,阴森森张着像要吃人。如果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倾身凑近,探脑

调味,清口食用,便觉将春天的至鲜尽数收入口中。然而,若与“傍林鲜”相比,这道手剥笋便相形见绌。有些北方人吃这道手剥笋时,竟要蘸上芝麻酱,如同吃麻辣烫一般,这般重口味,若被林洪知晓,恐怕他那口好牙都要笑掉,碎落满地了。

在南方,相对于冬笋,春笋更是家喻户晓。因为冬笋深藏地下,挖掘需要一定的技术,得之不易,采春笋就简单多了。俗话说:“清明一尺,谷雨一丈。”说的是在清明谷雨前后,竹笋生长旺盛期的惊人速度。若是赶上春雨,那遍地春笋就在一夜之间轰然破土而出,只管扛着锄头去竹林挖掘就行。

春笋清脆、润泽、肥腴,清代李渔用“肥羊嫩豕,何足比肩”来赞美春笋超越羊肉和猪肉的鲜美。油焖春笋是江南人饭碗里必不可缺的时令佳肴,做法也不复杂。春笋切厚实大块焯水,用当地农家当年榨的菜籽油,加酱油长久焖煮即可。一款看似灰头土脸却内藏乾坤的土菜,就将春笋的肥嫩无限放大,真没辜负了春天里这独有的盘中尤物。

大画家吴昌硕曾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诗:客中常有八珍尝,哪及山家野笋香。

好一个山家野笋香,真让人垂涎啊!



上坡要努力 下坡要开心

●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袋窥伺,会看到清亮亮的井水和氤氲摇曳上升的雾。神奇的井水,夏天忒凉,冬天却暖,像大地的母乳。

童年,肯定回不去了,所幸还可以盼一场雪。像年轻时翘首一场暧昧的约会,和心仪的女孩看一场电影,然后在隐秘的公园一角竹林背对背拉拉手。所幸还可以稳稳地走在冰天雪地,让轻盈多姿的雪花随意落在肩、头顶、眉梢,落在高高举起的掌心,落在蠢蠢欲动的心田。细细品味,雪花对大地的执着和义无反顾的奔赴、依赖,就像某些永远不能外泄的心事,悄然和雪花一起融化,变成身体温暖的一部分。

盼雪,成了很多人在冬天共有的秘密,不约而同,心存默契。盼雪,也成为忙碌者长长叹息后留存的一缕温暖。是啊,在最严寒的日子,或许,雪是最温暖的吧。

星期文库

“七鲜”谈之六

《世说新语·识鉴》记载了“莼鲈之思”的典故:晋代吴郡人张翰在洛阳为官,秋风起时,思念故乡吴中的莼菜、莼羹、鲈鱼脍,说:“人生贵得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!”便辞官归隐。因为张翰字季鹰,鲈鱼从此得到了“季鹰鱼”的别名。其实,张翰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上司、齐王司马冏将败,早点脱身才是上策,“思莼鲈”只不过是个借口。

吴地鲈鱼自古闻名遐迩,《搜神记》中有一篇讲述了东汉末年方士左慈的“神通”,产自吴地的鲈鱼是其中的重要道具。相传曹操有一次大宴宾客,说:“今日高会,珍馐略备。所少者,吴松江鲈鱼为脍。”左慈便让人拿来一个装着水的铜盘,将渔竿垂在上面,很快凭空“钓”起两条三尺多长的鲜活鲈鱼,曹操拍掌大笑,满座无不惊叹。江苏吴江东长桥上曾建有一座亭子,亭旁设范蠡、张翰和陆龟蒙的画像,因苏轼作有《戏书吴江三贤画像》诗,此亭得名“三高亭”,画像被乡人改为塑像。后来,“三高亭”又改名“鲈乡亭”,便是应用了张翰思乡的典故。宋人杨万里的诗形象地写出了鲈鱼的外形特征:“买来玉尺如何短,铸出银梭直是圆。白质黑章三四点,细鳞巨口一双鲜。”

自魏晋至唐宋时期,鲈鱼的烹饪方式多为“鱼脍”,即将生鲈鱼肉细切,搭配姜、橙等佐料食用,充分发挥了鲈鱼刺少肉嫩、躯体硕大的优势。隋炀帝赞扬吴郡松江所产鲈鱼:“金齑玉脍,东南之佳味也。”李白初次出蜀,赴吴越远游时,也借名产鲈鱼明志:“此行不为鲈鱼脍,自爱名山入剡中。”苏轼却认为,与其在盛宴上品尝昂贵的鲈鱼脍,不如在江上渔舟中享受恬淡的田园情趣:“金橙纵复里人知,不见鲈鱼价自低。须是松江烟雨里,小船烧薤捣香齑。”

在古代诗文中,还可以看到一种“松江四鳃鲈”,它是一种海淡水洄游鱼类,属于鲉形目杜父鱼科,和鲈形目的鲈鱼并没有亲缘关系。四鳃鲈以肉质鲜美著称,虽然也算是“巨口细鳞”,但个头很小,成年鱼仅有15厘米长,头部占体长的三分之一。由于异鱼同名,造成了一定的混淆,许多人认为古人所说的松江鲈鱼指的都是四鳃鲈,这就显得片面了,它显然无法做成鱼脍,也不符合“鲈鱼三尺长”的描述。古籍里的“松江鲈”具体指的是哪种鱼,需要根据实际语境来分辨。

启事 投寄本报副刊稿件

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k@163.com

巨口细鳞鲈鱼美

瑤华